

## 讓空寂與細節相隨

在明滅之際，以刀片，輕輕剝開喧囂的空間，一滴水珠從山林阜壤間流出——它折射出琉璃的光彩，它沉澱了市區的聲音，它帶來了另一世界的芬芳。這滴水珠，也是一個微小的、安靜的展覽之初始。

撰文：sigi 攝影：劉玉梅



馬琮珠，《無題：小津安二郎 | 東京物語 | 靜物》



蔡切姿，《透達日常，斑駁寄望》



林慧潔，《定向：旋轉平台》

### 物色相召的感通

在對焦與失焦間，時間總是那麼的曖昧。要找尋自身，恍如在碎花布重複又重複的圖案中找出時間的軌跡，蔡切姿的作品，便是關於她 21 年前的記憶與轉化。

《透達日常，斑駁寄望》是一組共有 15 幅的相片燈光裝置，相片中有兩對手在玩「東南西北」，這組作品看似顏色充滿女兒氣，蔡切姿卻非僅以細膩來創作，她藉媒介與語義的錯配（一面是碎花圖案、一面是黑白的六四剪報）來表述一種混亂的記憶與情感，她說「六四」在時間線上已離她很遠，由最初積極的參與運動，慢慢演變成一種既私密卻又與外界大環境相連的記憶，要梳理「它」的存在，也需要重新面對自身的存在，「我感受不同創作媒介的純粹性、質感，從一個微觀的位置再擴大去表達一些個人的感受。我嘗試把對社會與政治的話語，轉化到一個近距離的個人藝術語言去表達。」蔡切姿希望以作品拉近與觀者的距離，尋求當下的感通。

林慧潔在作品《定向：旋轉平台》中，以浪人的方式走到四個城市，並在火車站找着了四個站名，然後為該站配上一幅相片與一組聲音，看似一連串的「偶然」，細心一想卻更像是由環境引起的共鳴而組合而成的作品：在空無一人的相片中，聽着由空寂衍生出來的腳步聲、喧鬧聲，觀者踏入了一個虛構的時空中，卻絲毫不會覺得陌生。

林慧潔認為很多看似非常個人的細節，其實皆為世人所有，「在倫敦的一個公園裏，當我走在枯葉上，聽到了嗦嗦、嗦嗦聲，才第一次感受、知道自己的存在。在嘈雜的香港，我從未曾聽到自己的腳步聲——形而上地說，我聽不到自己的聲音，忽視了自己的存在。」

「有風，樹葉才會感到存在吧！」她微笑說。

### 體會失焦的時空

日本文學家大江健三郎說透過一滴水珠來看世界，那倒轉了、扭曲了的景觀能讓他內省，也是他一直奉行的創作根基。

《細節》這個聯展的三位女藝術家，也暫緩了當代藝術的對抗與批判態度，讓每滴水珠流過自己的心田，織出了「細」，交雜了「節」，在細與節的滋潤下，各自長出心中的花：馬琮珠在小津安二郎電影《東京物語》中「偷走」了幾株花草，畫在白紙與牆壁上，思考靜物與死亡的關係；蔡切姿以碎花布圖案摺出兒時的「東南西北」遊戲，在開合之間，六四的黑白剪報卻暗藏其中；林慧潔以腳尖踏在柏林、米蘭、巴黎與倫敦的花海，以她內在的羅盤去定向，並把影像紀錄，配上幽靈似的聲音。

三位女藝術家的作品看似非常直觀而且女性化，在一個距離觀看，你看到「花」就像是主角。但如果試試斜視（looking awry），放棄耀眼的主角呢？

馬琮珠的作品《無題：小津安二郎 | 東京物語 | 靜物》便做了這樣一個練習，她把《東京物語》中所有靜物的畫面都紀錄下來，而當她把視線從電影中的家庭倫常式劇情移開時，即把所謂的主體 "let go"，在劇情推進間，她發現畫面的暗角常常出現一些不同的盆栽，以象徵生之無常與淒美。馬琮珠把最吸引她的三個盆栽畫面放大裱起，然後把它們作為主角，以鉛筆及動畫等手法，把它們重現。然而，當馬琮珠的焦點放在這三個盆栽時，我們大可重複一次這種有趣的失焦遊戲，斜視盆栽邊由鄭政恆寫的一闕詩——「恆常虛空靜謐的內室 / 收藏故人遺下的物語 / 那是不懂言語的花草 / 從初生到空寂的行旅」。

### 《細節》

日期：即日起至 8 月 28 日 上午 11 時半至晚上 8 時（星期日休息）

地點：agnès b.'s LIBRARIE GALERIE（灣仔永豐街 18 號 1 樓）

票價：免費

查詢：2869 5505